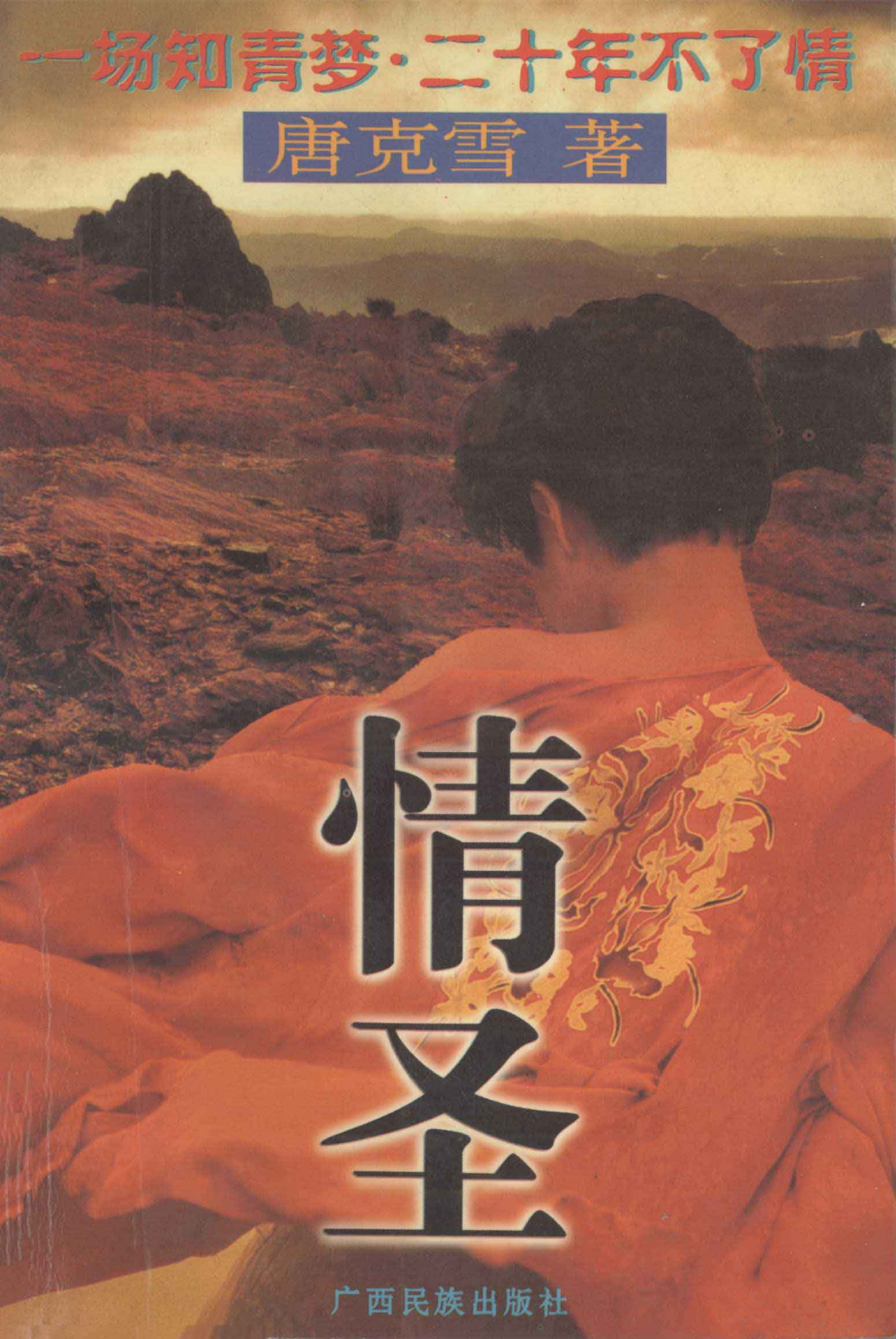


一场知青梦·二十年不了情

唐克雪 著



情圣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 02 号

情 圣

唐克雪 著

出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南宁江南新兴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49 千
版次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7-5363-2781-1/I·727
定价	16.80 元

第一章 引子·关于孩子和土匪暴乱

一、关于孩子

孩子在通往鲤鱼渡的路崖潜藏了三天三夜。一双亮眼在暗夜中闪烁如星。

山的前方，枪声隐约。

孩子没有父亲，亦无母亲。或者说，他有父亲母亲，只是不知他们是谁。能够在大松山爬山涉水了，他开始秘密追寻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老阿婆。我们知道这老阿婆是德高望重神秘莫测的隐婆婆。独有孩子能经常看见隐婆婆在大松山顶峰席地盘坐沐浴朝阳。独有他能在清凉的晨风缓缓拂扬中，听见隐约的悲壮勇武的盘王歌。

当然独有孩子能够发现隐婆婆像扎眼的黑云，在浩瀚的大松山上空悠忽。所以他小小年纪就认定了那种不懈的努力。孩子这时候大约十岁。

孩子在他大约十岁的时候，在通往鲤鱼渡的山道旁，狗一样趴在一块崖面上潜藏了三天三夜。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山风萧杀，寒星点点。但孩子没有感到冷，猎豹一般的亮眼警觉异常，远方枪声隐隐约约。

有隐约的嘈杂伴和同样隐约的歌声顺山风而来。孩子十分熟悉那歌声。那是隐婆婆在大松山顶峰席地盘坐沐浴朝阳时哼唱的盘王歌。就在那个秋天，隐婆婆破天荒地没日没夜没完没了地盘桓于某一个村寨哼唱这首千古传唱。事实上，隐婆

婆是用歌声，叙述我们盘王爷单枪匹马闯番营保中原这个多少带点神秘色彩的豪壮故事。孩子很兴奋，他知道数十年前，隐婆婆就是用这样的歌声，在莽山那边鼓动了十数万同胞，与强大的国民党部队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武装对抗。那场面当然要比围山赶猎热闹多了。就在这年秋天，苞谷稻子都没入仓，从山外陆续来了传闻，说遥远的北方开来更为凶猛的一群，把县城和鲤鱼渡的国民党部队和保安团赶跑了，把抗东洋并反国民党保安团的肖含游击队也悉数抓获了。肖含游击队有众多我们这个家族的血性汉子。这还了得！于是隐婆婆就没日没夜没完没了游唱盘王歌。于是各村寨的汉子们就勇敢地挺身而出。一场恶仗在所难免。所以孩子十分兴奋。他不能放弃这样的热闹。更不能放弃隐约在远方的枪声。

二、土匪暴乱

孩子赶到鲤鱼渡。枪战已趋平息。被燃烧的是鲤鱼渡外围的几座大松山式的木楼，残存的楼架偶尔蹦起几簇鬼火般的火花。外面那条叫桂江的河流银蛇也似曲扭而行。孩子感到与恶战十分不符的宁静。他奇怪混乱不堪的人群何以没声没息。他跟着人群拥向过去保安团办公的乡公所。他看见乡公所大院被一堆堆篝火照的亮如白昼，许多他根本没见过面的陌生汉子，或倒提大刀，或斜挎驳壳枪，或挥舞驳壳枪，朝挤来围观的人大喊大叫。但孩子根本听不见他们的喊叫。孩子凭自己矫小灵活挤到前面。炫目的火光辉映在一群赤身裸体捆成一串的俘虏血肉模糊的身上。俘虏有男有女。男俘虏屙尿的肉虫虫都被割尽，一根细铁丝穿过掌心，将他们牢牢固定在战胜者强迫他们站立的位置上。他们大都昏死，彼此靠住对方的背脊才不至于倒在火堆旁；女俘虏站在前排。一根同样的

细铁丝钻透她们花苞似的奶子，使得她们也不得随意动弹。她们已无羞惭，都高昂血淋淋的头，直面围着火堆狂欢乱舞的战胜者。孩子看见其中一个女俘虏嘴唇翕动，似向围观者宣讲着什么。他听不见。孩子就又往前挤了挤。孩子往前挤的时候，被一个舞动两把驳壳枪的大汉横蛮地搥了两个耳光。孩子急忙躲到大人的大腿后，捂紧火辣辣的两个脸颊愤怒地往大汉吐口水。那大汉不知道有人朝他吐口水。他狞笑着把双驳壳倒插腰间，一步一步逼近似乎在忍痛演讲的女俘面前，猛地拦腰抱起……孩子不知道那蛮汉抱起女俘在干什么。人群这时一阵骚动。孩子看见提枪的人举起枪朝天放，枪口吐出的火蛇把人群迫退几步。孩子看见好几个大汉趁这机会松脱裤子去抱光身子的女俘。这样孩子就知道这些蛮不讲理的家伙要干什么了。他断定这些干蠢事的家伙便是来自北方的恶人了。他奇怪成千上万涌出大松山的血性汉子们为什么在此节骨眼上束手无策。孩子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孩子鼓足勇气冲到搥他耳光的蛮汉后面，抬起小脚凶狠踢到蛮汉的光屁股上。但是那蛮汉竟没回头，更没起身，只像驴子为馱子那样将右腿往后一个斜蹬，竟长了眼那样准确地击中孩子瘦弱单薄的胸脯。孩子眼冒金星，胸口闷热难熬，踉跄着倒往熊熊的火堆。孩子的小屁股坐到了火堆，头发啞地燃起难闻的气味。孩子在眼看要被烤焦的刹那，感到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发端于屁股，他就势使劲，弹簧般蹿起，在空中划了道漂亮的半弧，稳稳地落到人群中。这时候那蛮汉才完事，站起，一张嘴鼓大得血盆也似。但孩子没法听见他吼叫什么。就见他抽出双驳壳一扬，一条条火蛇蹦向人群。其他拿枪的见了，也过瘾般朝人群甩来一条条火蛇。前面的倒下一排。人群惊慌失措跑，但是后面也有一条条火蛇扑向他们，他们一个个倒下，一个个含恨而亡。幸存者是那孩子。他被倒毙的人压在身下，睁着恐怖的

双眼，在尸体间看那些恶人挥舞刀片把俘虏们以及尚未断气的围观者头壳一个个砍下，又一个个挂到乡公所的楼栏下，然后扬长而去……

三、关于孩子和土匪暴乱

孩子在那个早晨捡了两支驳壳枪和一堆子弹。他拎着枪弹走去鲤鱼渡，除了死人，古镇已是万人空巷。他在江边漫无目的走了半天。他学会了打枪。他想打什么，什么便被打中。他也说不准自己的枪法何以奇准无比。这使得他与精悍的剿匪部队在险隘的大松山周旋了整整一个月。当他被困在一个岩洞弹尽粮绝被捕时，所有剿匪官兵都为这不到十岁的孩子惊呆了。但军法国法无情，因为这孩子双手至少沾了我十名剿匪战士的鲜血。他被判了二十年徒刑……

第二章 黑夜酝酿激情

其实，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女知青老胡她们会和萝萝、土匪天保这类汉子生发出人意料的故事。

故事开始时萝萝年仅十二岁，还是个邈邈的小哑巴。他把老胡引上自家木楼是一个秋天的黄昏。老胡一上木楼就急于解溲。萝萝指给她楼台下的茅厕。老胡粉红了嫩脸，怪难为情走下去。尿水冲得马桶边缘像山羊鼓般闷响。萝萝透过楼板的逢隙，无意间窥见了老胡白糍粑似的屁股和一截雪白光润的大腿，小脑瓜轰的一阵嗡鸣。

土匪天保就在这时候幽灵般踱到萝萝身旁。其时，土匪天保成为村里社员也没几天。但他清楚萝萝这时的秘密，于是也蹲下身看那条正对茅厕的板缝。

他们看见老胡抹了屁股缝，抽出塞裤裆的、被污血濡染成紫浆色的草纸一并扔进马桶，又塞进另一张柔软的草纸，欲起身，却一个踉跄，跌下马桶，肥硕白晰的屁股和大腿被木齿咬下几条鲜艳夺目的印痕。

萝萝和土匪天保不由相视一笑。

土匪天保自作聪明告诉萝萝，城里姑娘皮嫩，这老胡大腿根必定长了痔疮。

土匪天保没有听见老胡瘸腿而来的脚步声。萝萝听见了，却又不能喊住土匪天保胡说八道。土匪天保继续的放肆无忌。

土匪天保说：“……城里姑娘嫩大腿最爱生痔疮。劳改队有人见过……”

萝萝满脸少年的羞涩，慌慌张张跑下木楼。土匪天保这才

发现一条细长匀称的身影被远山的夕阳投进楼台。惊回首，老胡的嫩脸娇红如血，一双秀眼蓄满怨恨，尚未发育齐全的胸脯剧烈起伏却仿佛一片阳光陡然泻来。土匪天保满目生辉。他讪笑着站起，六神无主，手足无措，想道歉两句什么，却又难于启齿。

这使老胡很快恢复常态，并很潇洒地朝土匪天保伸出纤巧小手自我介绍。

“胡秀英，鲤鱼洲知青小组的尖兵，肖荣英蒋月英明天乘早班船到。”

土匪天保并没听到老胡说的话，他只是从对方的神情和嘴唇的翕动判断其所要表达的含义。这是一种耳朵无法与世界交流而训练出来的超凡能力。土匪天保看懂了老胡要说的意思。面对老胡的泰然自若，他像面对了一轮朝阳似的卑琐。在这种时候他经常感到窝囊的。他讪笑着退下楼台。他的言语和行为判若两人。这使老胡大惑不解。

老胡这时刚满十六岁，朝气蓬勃，意气昂扬，是以迫切的激情投入大松山怀抱的。

老胡喊了声萝萝。萝萝躲在楼台下的一棵毛竹后，怯怯地看她。她觉得瑶家的孩子和青年人都很有意思的。她走下去，要萝萝带她到学大寨工地找队长天保。萝萝走上楼台，在一块小黑板上写了队长嘱咐她歇息的字。萝萝的字刚劲清秀，使人无法想像出自一个邋遢的小哑巴之手。

于是老胡端坐楼台，遥看苍翠欲滴的群山。秋天快过去了，秋风没有把大松山的季节吹黄。

那时候，老胡就感到了萦绕头顶的一种冷暖相交的气韵。不可知的山地似乎并不陌生。

这个傍晚，村民们又听见萝萝敲响一个破铜脸盆，人们知道这又是萝萝自告奋勇发布通知了。人们挤到楼台边，看他扛

在肩上的小黑板，有认识字的就告诉不识字的：晚饭后全体社员到盘王庙广场听女知青唱歌念报纸。一些小伙姑娘怪有趣地朝萝萝打手势说好话。萝萝对他们的搭话未加理睬。他绕村道敲了一个来回，便上了一家木楼。不一会，他跟在土匪天保屁股后走了下来，由土匪天保当道重复一遍小黑板上的通知，然后一前一后走向队长天保的木楼，也是萝萝家的木楼。

三个女知青和萝萝的大姐二姐正围坐火塘吃晚饭。碗里的饭一半苞谷一半稻米，飘散着一股嫩甜的清香。老胡亲手给萝萝盛饭，递饭时亲切地拍他的小肩膀。萝萝的二姐不知讲了什么，萝萝的脸腾地飞红，惹得老胡老肖老蒋一阵开心的笑。

正吃过饭的队长天保斜靠楼栏吧嗒草烟。从他的嘴里冒出雾状的烟云，随阴凉的晚风腾挪到楼台外暮色渐合的天空。队长天保没有什么表情地招呼土匪天保坐他身旁的条凳。土匪天保有些拘谨地按嘱坐下。

老胡她们已得知这个不清秀的老青年是刚刚释放的劳改土匪，都已有了距离和戒备。

土匪天保轮番觑这些人的脸色。他脸上挂着近乎凝固的讪笑。他说他先去盘王庙烧几堆火。他退下队长家大楼。

萝萝忙不迭丢下碗，扛起赖以与人交谈的小黑板，紧随下楼。

这是秋后的傍晚，山风浸寒。

傍晚因为阴凉的山风而显几许冬冷。大松山的季节总是无规则来临。萝萝和土匪天保都还穿着单衣，在相对宽敞的盘王庙广场，凉风吹过，都不免连大寒噤。他们急忙抱柴烧火。

小广场四周，堆满社员们从学大寨工地扛回的松树杆。他们先捡干枝点燃了，把一根根还带枝杈根须的松树抬来架上。松树噼哩啪啦燃起熊熊烈火。缓缓而来的暮色，立即被推到广

场之外。

盘王庙大门两旁，有两排高大古旧的老柏树，它们和盘王庙的历史一样古老，在暮色中庄严肃穆。有几对归巢的青顶雀，飞落其间吱吱喳喳叫唤。一只公雀追逐着一只母雀，而母雀又不愿立即就犯，飞到一杈高枝，翘起毛抖动花翅摆弄挑逗性风姿。这使土匪天保情不自禁想起和萝萝初相识的那个早晨，在鲤鱼渡的桂江岸沿所看见的一对水蝇的爱情游戏，胸腔涌起一股暖潮，他晦涩地笑了，指给萝萝看那对忘乎所以的小雀。萝萝从口袋里掏出弹弓，抬臂举弓，“啪”一声响，古柏掉落几络针叶，一群爱唱歌爱唠叨的雀子，惊惶惶飞过盘王庙朦胧宏壮的楼顶，消失在远处被晚暮笼罩了的老松林。

当一弯暗淡的上弦月挂上村后的山顶时，三五成群的社员们陆续来到广场。首先到来的是萝萝的两个姐姐和三名女知青，随她们而来的是村里那伙最不耐寂寞的小伙姑娘。他们全心全意的到来使盘王庙广场热闹非凡。他们占据了烟火熏不着的方位，围着老胡等人哼唱新教的一首歌。后来的社员便只有在下风位不停地挥手赶烟并不停咳嗽。有些人只好抽出血种另生篝火。

这种时候，萝萝和土匪天保通常被挤到某个不为人注意的角落。他们也落得清静，并排坐在一个暗影中。对广场上的热闹无动于衷。

首先由老胡教歌。她教唱的是一首颇为流行的歌唱领袖的西藏民歌。一张白纸抄着红黑两色的曲谱，贴在竖起的松木板上，被火光映的闪烁不定。老胡用一根剥了皮的枫木枝当教棍，指着白纸，一字一句解释了歌词的内容和演唱要求，先教谱，后教词。在她的指挥下，全村人跟着疙疙瘩瘩唱。盘王庙广场上空响起参差不齐，有别于盘王歌的颂歌——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
把农奴的心儿照亮，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随后，老胡就着火光读报纸，也是读一段解释一段，从她富有节奏的朗诵和浅显易懂的解释中，村里人明白，报纸要广大社员群众批判老古的孔圣人和反对毛主席的林彪。他们相隔一千多年，却是一丘之貉，都是要贫下中农受二遍苦遭二茬罪的。瑶族同胞们，你们答不答应？当然不能答应。

那么，广大的瑶族同胞就要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深入革命大批判，把那两个坏人批倒批臭，并借大批判东风，抓革命，促生产，开展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把大松山建成花果山，以实际行动批倒那两个坏蛋的种种反动谬论。

三个女知青和萝萝的两个姐姐率先站起，振臂高呼——

打倒孔老二！

打倒林彪！

村里人事实上对老胡阐释的内容似懂非懂，对孔老二和林彪更是陌生了。他们只是好奇地跟着举拳头喊口号，因此没劲，不响亮，老胡感到没出效果。她把眼光投到队长天保身上。队长天保笑吟吟地和另一些汉子边吧嗒草烟边海聊，等老胡实在忍不住喊了他一声，并过来扯了扯他的衣襟，他才醒过梦一般，急忙站起。队长天保在村里的汉子间算是身材魁梧，声调浑厚响亮，他站起一说话，广场就鸦雀无声了。

队长天保挥舞着亮闪闪的烟锅说：“老胡教的歌，大家都会唱了吧，以后我们还要唱。现在先给大家宣布一个小事，公社要我们生产队成立共青团，老胡是支部书记。老胡决定组织

铁姑娘队突击开梯田学大寨，姑娘们都要报名啊！从明天开始，工地交给铁姑娘，中老年社员今后就不用上工地了，男的抓紧季节窖红薯木薯，女的选苞谷种花生种，我讲的完了，散会！”

社员们呼啦啦起身，有的已离开广场走进夜色。他们都走得惬意并谈论自己的话题，丝毫没听见老胡变腔变调的呼喊。还是队长天保冲他们背后吼了一句“小伙子们也要参加铁姑娘队啊”，逗得寒夜一片笑声。

萝萝托着小黑板，和土匪天保最后离开广场。他们像两只孤独的夜鸟穿过村道。他们走上一家低矮的木楼。楼主人是一个叫梅子的妇人，萝萝的姐姐们叫她二妈妈，二妈妈也就是母亲的意思。土匪天保也这样叫梅子。土匪天保每叫一声二妈妈，梅子心中便十分的熨贴。

梅子招呼土匪天保和萝萝洗了脸脚，安排他们进偏房睡了，就坐在火塘旁，借火塘的光亮纳鞋底。

梅子的脸是通常所见的、妇人们缺少特征的轮廓，但清静白晰，线条柔和，岁月和生活没有在上面刻下什么印痕。她坐在火塘旁纳鞋底，恬静柔和，和大松山的夜晚一样安然。

不久，响来踏踏的，曾令她耳热心跳的脚步声。队长天保吧嗒着草烟，带着那种轻松自信的脚步走上楼台。队长天保笑吟吟地坐到梅子对面。他总是这样笑吟吟的，使人感到他十分温存和蔼。梅子只见他发过一次火，那是她刚认土匪天保做干仔，并把土匪天保领上自家木楼时。那时队长天保也这样笑吟吟走来。梅子劝他往后莫来了。她说各有各的家，往后她还要给她的天保成家的。队长天保就火了。他发火也不像其他汉子又吼又骂，只是脸一沉，烟锅往楼台一扔，不由分说抱起梅子就进房。进去衣服也不脱，扒了裤子就干那种事。那个夜晚

他们做事做得极不畅快。后来队长天保有十来天见了梅子就黑脸。后来，也就是几天前，他们都感到彼此是无法分开的，才和好如初。

坐了一会，队长天保说：“晚了，睡吧。”

梅子把鞋底针线放进小筐箩，跟队长天保进房。

队长天保边脱衣服边说：“上面我家木楼，热闹得像戏院。”

“你就搬来住吧。”

“我这不是来了吧。”

“老胡那几个孩子，都水灵灵的，可喊起口号来，都蛮凶的，好像早几年的红卫兵。”

“学生娃呗，都喜欢折腾。由她们性子就是。公社黄书记都说了，用不了两年，她们还是要回去的。留个好印像，将来进城办事方便。”

钻进被窝，便开始做那种千篇一律的快活事。静夜中，“咯吱咯吱”的床板的声响极其悦耳。

队长天保和梅子决不会想到，萝萝和土匪天保也在另一间房的被窝里胡作非为。萝萝能写粉笔字的小手由土匪天保导引着，在土匪天保的裤子里为他做孽事。萝萝的手颤抖。萝萝将手抹上土匪天保光硬的肚皮和大腿。土匪天保没有阻止他，伴着一声长长的呻吟，把萝萝瘦小的身子搂得铁紧，并在他耳边絮絮叨叨，痛快极了！等你长大，你就知道，这样子痛快极了！

睡着后，他们还相搂相抱着，做一些零零碎碎的梦。随后他们都感到自己醒了，并开始用一种独特的，仅仅属于他们的语言，互相追忆一个冗长乏味的早晨。那个早晨似乎近在眼前。

那个早晨有阳光。

早晨因为阳光的灿烂而灿烂。鲤鱼渡江面飘浮一团团雾状的水汽。跃起于大松山顶峰的朝阳，穿透堤岸婆婆的残柳，把江水的一片辉煌撒向这方。跃出水面的柳叶鱼和穿条子鱼银光闪烁。跌荡的涟漪，将倾泻而来的阳光摇成一圈圈恍惚的光环，渐次消逝于阔远的江中。桂江由此而漾出与夏天若即若离的情愫。

〔土匪天保的梦吃〕

那时你站在码头的石阶上，高举一块小黑板。晨风吹动你乱糟糟的头发，你的脸被太阳映红。你听见轮船的汽笛响，眼光从码头前金光闪闪的水域移向上游。你的眼光越过十里宽阔如湖的江面，白花花的地方是桂江冲出峡谷的激流。你经常在那里放排钓鱼。你的背景就在那里——在桂江和来自大松山的、和大松山一样神秘的榕水河的交接处——连接了巍峨山群的肥沃三角洲。你的村子就在那高耸入云的半山之上。

你写在小黑板上的字表明你是来接插队知识青年的。你的舌头虽然费尽心机也无法卷出哪怕是最简单的一个音节。你写的粉笔字却漂亮有如神助。过去因为你哑巴而不太喜欢你的父亲欣喜若狂。他还以为这是你那读了初中的两个姐姐对你的潜移默化呢！只有我清楚，她们与你无法比拟。因为你是经隐婆婆点化的神。

早班船驶过码头，你掏出一块白糍粑来吃。

〔土匪天保的梦在回忆早晨以及劳改队的一些恶作剧〕

太阳在升高。秋天的晴空一尘不染。耀眼的阳光无遮无拦倾泼而下。码头的青石板被早晨赤脚挑水者沾湿的印渍蒸腾起缭绕的蔚蓝汽雾。桂江平静如湖的水面波光粼粼，在太阳

底下幻化出一个又一个虚无漂渺的美妙情景。轮船遗留的油污随着波光，令人恶心地荡漾在码头旁的水草间，那里有一条腐烂的小死猪，在太阳的照耀下隐隐约约浮动。一群嗜臭水蝇，围绕小死猪做着不屈不挠的追逐。小死猪浮出了水面，便噙地扑上去黑压压一片；小死猪一被流水淹没，江面就嚤嚤地传出水蝇们类似弃儿那种绝望的哭叫。

他注意到有两只似乎已吃饱喝足而百无聊赖的大水蝇双双栖到他眼前的一丛水草叶梢。他似乎能听见水蝇抖动的翅膀翘起屁股而作的挑逗性歌唱。后来他看见那男的水蝇终于按耐不住，蝇身一纵，眼看就要扑到女的水蝇身上放肆。女的似乎不肯立即就犯，绕着水草飞来翻去，做着各种媚态十足的舞姿勾引男的忘情追逐。他发现了这点忍不住心中发笑。随后下身一阵收紧，有尿的迹像。他看看四周，除了码头痴呆呆伫立等人的半大孩子，码头清静无人。他便解开裤门，将被尿鼓胀的肉条条扯出来，对准草叶上还在做爱情游戏的一对水蝇哗地射出一道尿柱，受了惊吓的一双情侣顷刻间飞得无影无踪。

他常做这些恶作剧。当然是在背人的暗处。开始仅仅是出于好玩。当他和伫立码头的那个孩子一般年龄的时候，有时尿罢了，还意犹未尽。后来发现那条小玩艺能够随心所欲地膨胀，才尿罢便又有了尿感，并且有一次居然打枪似地射出一些东西。那一瞬间通体舒畅，整个抽足草烟般的快感，其乐无穷。只是过后一阵困乏。困乏过后又抑不住好奇。……后来他知道这做法有个半科学的名称——手淫。负责教育他们的国家干部教育他们说，手淫是一种资产阶级堕落腐败的行为。但他偶然发现，同室的人都有这种堕落腐败。他想起自己尚未有这种堕落腐败之前，被邻床的大胡子扯进被窝，抓过他的手塞进裤子里。当时他为人世间有那样的孽事吓得失声惊叫。大胡

子却粗暴地扯住他缩回去的手，蛮横地命令他用劲，否则就掐死他。他胆战心惊地按命令办。他发现这样办时，大胡子便惬意，并且流露几分谢意眯眼看他。他感到手中有些湿润时便嘲笑大胡子尿床是那样带劲。事实上没过两年，他就尝到了这种带劲。他开始了与大胡子心照不宣的默契协作。这过程发展成消受，是他始料不及的。后来他也懂得这习惯有个粗俗的叫法——鸡奸。教育干部教育他们说，鸡奸是一种比手淫更加堕落腐化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然而同室的人根本不接受他们的教育。他发现这些人刚健无比力大无穷，再重再苦的活也压不垮他们。他们不手淫不鸡奸时，便凑一堆吸草烟谈女人。有老婆的就介绍和老婆在床上如何快活；没有老婆的就回忆他们如何玩婊子耍妹子。大胡子又有老婆又玩过婊子。他对邻床那个还是半大孩子的同奸犯说，对成熟的女人你无须费什么神，女人自会把你引入正途。而对未开苞的小女子，你得一件一件脱下她的衣服，要极尽抚爱以消除她的恐惧，否则她是不会将就的……

他感到里面的人都是土匪、流氓、恶棍、真正的反革命。而他自己也无疑是土匪、流氓、恶棍、反革命。他一次次后悔又一次次陷进去不能自拔，他盼望刑满释放的一天走出铁窗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又害怕一旦离开大胡子他们，他如何适应外面那种被大胡子们讥为清教徒式的正常人日子。大胡子预言，像他这样血性正旺又从未挨过女人的角色，一旦到外面自由了，遇见女人，甚至碰见母牛母猪母狗这些母牲畜性，十有八九不顾一切去冒险，最后戴个真正流氓帽子再次进来，这种预见使他对一天天临近的释放期充满畏惧。想起有可能遇见的女人抑或母牛之类，便不寒而栗。与其这样，倒不如就和大胡子这些判了长期徒刑的惯匪永远不明不白地手淫鸡奸下去。

教育干部们本对判十岁孩子二十年徒刑充满疑惑，对他

既“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又态度坚决要求改判无期徒刑而更加不解。他在劳改队实实在在拖了两年，适逢政府决定对所有政治犯实行大赦，连大胡子那些人都自由了，他想不自由还行么？

这么着，他走出铁窗，自由了！

他曾渴望跟大胡子一起走。然而，一来政策规定释放犯必须回各生产队或原籍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二来，自由一旦变成现实，有老婆的大胡子跟接他的老婆走得急不可耐。这么着，大胡子耍了他，又把他抛弃了。

所幸，大胡子的预言并非箴言。他走出铁门，外面清冽的秋风和干爽的太阳使他一阵心旷神怡。在走去车站的路上，他首先碰上一只母狗。那母狗刚从一家庄院出来，并且以那种他从未见过的狗的柔和驯顺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他确实为此打了个寒颤，但没有跟上去的热切。很快，几条心怀不轨久候门外的公狗闻味而来，一条彪悍的大黄公狗经过恶战，抢占了他担心属于自己的那个位置。他看见大黄公狗得势后绕着母狗的屁股不顾廉耻地讨好般低嗥着，伸出长长的、滴着涎水的狗舌舔弄母狗。原来在这点上，人狗也是相通的。然而尽管身体由此勃胀得难受，有急于撒尿并手淫的欲望，但他断定自己不会如此低声下气追逐女人，如此下贱地于光天化日逗弄女人。人毕竟是人。意识到这点他变得坦然。他大步流星走上大街。路上遇见许多女人，有城里水嫩的，有乡村壮实的，漂亮的、丑陋的、一般的、老年的、中年的、年轻的，都有。

在开往县城的长途汽车上，与他并排邻座的是一个出公差的中年妇女，衣着纯朴，散发出百雀羚和肥皂相交杂的气味。开车后她还友好地对他露齿笑笑，判断说他也是公差回来吧，身上那股汗臭证明他至少十天没冲凉了。他默认着点点头。那是二十多年来首次面对一个成熟的女人，虽然不能与之